

鳥情無



鳥江文学杂志社

无 情 鸟

波 特 著

乌江文学杂志社

自序

儿时恍若昨天，不知不觉已踏进花甲之年。人生之路难以预测，少年背诵孔孟之书，立志在大学毕业后再造，没想到高中尚没毕业便去当兵，当兵后又去那神秘莫测的西藏。在部队八年一帆风顺，写作也顺手，任军区报社编辑后，一心争取当作家，又没想到转业时正值上山下乡浪潮，我被分配到四川一个大山沟里当小学教员，更没想到在“反右倾”中被毒打和折磨得九死一生，同时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我逃出困境后，到成都等地告状和要求返回西藏军区工作。要求平反、返藏、退职都落空，我不得不再到大山沟里当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小学教员。

我还恳求过亲友，推荐我到县广播站编写稿件或在县城当一名工人。一个好心的亲人劝告说：“你一辈子躲在山里教书，只要少挨点批判就是最大的幸福。写作与编稿都很危险，难免不出问题。你再想写作，请你就不要再进我家的门坎。”劝告何其关切又何其严厉。那时，一家刊物已正式通知要刊用我的一篇小说，莫名其妙的退还了；那时，一家出版社要第三次印刷发行我的一本书，莫名其妙的不再印刷发行了；那时，一家电影制片厂要我改写我的一个反映平息西藏叛乱的电影剧本，受到我所在地一些人的干扰，我才得知所在地已暗地剥夺了我发表作品的权利。我的心一横，停止了业余创作，一停便是十八年。

哪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反右倾”中受到

的处分得到了平反，文艺解冻，上级调我到《乌江》杂志社工作。但生活道路的坎坷，挫败了我写作的勇气，同时带来了婚恋家庭生活的坎坷，这便是六十年来的人生。

文学是表现生活表现人生的。回顾我的作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多，处处考虑到能否过好政治关，表现生活则不够深厚，表现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也是零零碎碎的。然而此书的某些小说，毕竟有一些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人生的向往。即使是某些报告文学，写的是别人的生活经历，也难免含有我对人生的一些感受。

书中错误瑕疵，在所难免，现在捧献给读者，希指正，也望原谅。

1992年11月

目 录

文学主张

自序..... (1)

小 说

失落..... (1)

无情鸟..... (26)

枪响川东 (纪实小说) (43)

一、神枪手威震联防队 草上飞害怕空中飞

二、大头猫儿居心险恶 地下党员将计就计

三、刀枪显威鸡飞狗跳 闷雷爆炸粉身碎骨

四、不害羞两男夹一女 想逃命恶霸成冰人

五、心惶惶两政府求救 恨切切八市县出兵

这个男人..... (64)

理想的人 (科幻小说) (74)

红梅..... (85)

蚕桑花果交辉图..... (103)

血泪恋歌..... (239)

1、饿狼狂笑涎水长流 小鸟啼血哀声凄凉

2、流落荒谷男女过夜 翻越神山情侣惜别

3、人熊搏斗惊心动魄 刀枪相迎祸福难测

4、赤江活佛经堂作法 灵泉作怪忽流忽断

5、美女入室活佛动心 救人危难战士献身

- | | |
|------------|----------|
| 6、金珠马米寻找野人 | 刺客行凶洞里落网 |
| 7、情人另嫁是真是假 | 痴汉求偶有阴有晴 |
| 8、两军相对一触即发 | 天地交辉万象更新 |

报告文学

荣光闪烁.....	(113)
一个残疾人企业家悲喜录.....	(132)
情切切爱悠悠.....	(143)
暴风雨压不住满园春色.....	(150)
下乡回城进行曲.....	(162)
凡人小传.....	(177)
点点滴滴“真善美”.....	(187)
心血滋润的鲜花.....	(194)
留下风流在人间(诗人小传之一).....	(206)
坚强·软弱·开朗·忧郁(诗人小传之二).....	(212)

摄 影

1992年在北京.....	(封面)
1958年创作《十万只羊》时留影.....	(封底)
1953年参加西南军区写作会时留影.....	(封底)
1960年出版《洛娃和牛角号》时留影.....	(封面折页)
1956年在拉萨.....	(封底折页)
1992年在苏州.....	(封底折页)
伟德1954年在大连.....	(212)
伟德1958年在万县.....	(215)

书名题字.....陈南屏

失 落

一

田波急促地向纺织厂走去，厂门口象有一道看不见的电网，他心里怦怦直跳，停步了。天气不算热，他的额头冒出细汗，身上和脚板心也象在冒汗。不该穿崭新的咖啡色毛料西装来的，你看，既热又显眼，惹人注意。他环顾行人，好在还没人注意他。他对自己说：“镇静，我又不是小偷，怕什么呀！”可是脚还是有点发抖。

守门老头伸出头望着田波：“请问，你找谁呀？”

“我找——”他不想说出名字，又不得不说：“我找周雅琴。”

田波被请到门卫室里，拿着会客单不知怎么填。关系——填什么关系？填同学？既没同过学，而且双方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填兄妹？现在还能称呼她四妹吗？填朋友？太俗气了，也引人注意。什么事——填什么事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填“业务”，那是撒谎；填“拜望”，太那样了。他用手绢擦了擦额头的细汗，似有一种犯罪感地填上“同志”、“工作”、“周雅琴”、“秦博”。

守门老头向办公室拨着电话。田波坐在椅子上着急地思索着：她胖了呢，还是瘦了？她对他将是冷若冰霜呢，还是和蔼可亲？

田波年轻有为时，雅琴就谢绝了他的求婚，如今十九年

过去了，难道现在她会象初恋时那样热情接待他？唉！太冒失了，何必千里迢迢来吃醋呢？……呵，不，不再见她，死也不瞑目。为什么不可以再见年轻时的朋友，难道男女之间只有性爱而没有情吗？

老头递出话筒：“周科长请你讲话。”

话筒的声音热情柔和，不惊不诧，与过去没有两样。他心坎上掠过一阵春风，平静多了，额头上的细汗也收敛了。

对完话，他立即走出门卫室，向厂里的林间柏油路行注目礼。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也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丽人的倩影。二十一年前，那是在成都，田波接到雅琴的电话，也是迫不及待地要接待她。他走到丁字路口，聚精会神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守望了一个多小时，没迎到她，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机关里。同事们争着对他说，刚才有一辆小卧车送来一位老干部和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姑娘姓周，在这里等待了大半小时，大家都不知你去了哪里。那小卧车送老干部回去时，姑娘只好随车走了。该死，田波太恨自己了，怎么晕头转向到丁字路口去迎接？即使雅琴步行而来，他能认准她么！他只在儿时见过雅琴几次，约会前也只是通信和见过楚楚动人的玉照，怎么就沉不住气跑到街上去等呢！“吃一堑长一智，现在要镇静，不能再出洋相了。”他无声地自语着，正想迈进门卫室里等待，倏地看见一群红光绿影的女同胞向工厂门口走来。他的眼睛对雅琴的倩影特别敏感，一注意就在众多的女性中看见她身上穿着紫色风衣，头发波浪滚滚，脚穿白色高跟鞋，可吃可不吃地叩击着柏油路面。她与女伴们谈笑风生，仿佛不知道门口有人正焦急地迎接着她，直到走到田波身边，才招呼道：“你来了，一同走

吧！上公共汽车。”她太老练了，就象对待一个常来接她的弟弟一样，使女伴们对田波手足无放处的窘态丝毫没察觉。

待女伴们挤上电车，雅琴向田波莞尔一笑，同他上了公共汽车。汽车猛一开动，她身体一歪仄，胸前的海绵体颤抖地贴在他身上，田波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竟不知所措。雅琴立即站稳，说：“我没站稳。”

田波想说：“我明白你是一个沉静，善思考，有修养的女性，只不过要安抚一颗远道而来的心，陪我走走而已。”这话没说出来，他只无声地咋了咋嘴唇。

下了车，雅琴说：“到动物园逛逛吧！”随即去买糕点。田波倒忘了招待，忙迈到她前边掏着腰包。雅琴又迈到前面，用背挡田波，面对售货员拉开了皮包。售货员异样地瞧着他俩，那眼神仿佛在猜测：这争着开钱的一对中年男女是什么样的关系？

雅琴还要买香烟。

“谢谢你，我已戒烟了。”田波连忙说。他虽然谢绝了吸烟，但从女性温柔细腻友情里吸到了浓浓的香味。

互相都明白谁也无心看动物，他俩不约而同漫步在清静的夹竹桃林荫中。几句平常的谈话之后，周雅琴问：

“你这次到重庆是出差？还是特意？”

“怎么说呢？是出差，也是特意，如果不是特意，就不会出差的。十九年了，总是想见见你，哪怕是只见一面，只恨不知你在何处。几天前我们振华公司的人从重庆出差回去才得知你的工作单位。”

“你还是同我们分手时一样，一点没有变。”

周雅琴常常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画（话）外有画（话）。

田波的脸庞失去了青年时代的俊美，怎么会一点没有变。她的话里莫非指他在爱情上和对人处世上还是那么纯真，或者还是那么幼稚？管他话里是赞扬还是指他老不长进，田波总是爱在雅琴面前表白自己，说道：“是的，我的思想感情一点没有变。成都最后一别我不是说过，今后不管你成没成家，我都要等着你直到，嗯，直到……”

“直到六十岁退休时没有希望了，才重新恋爱，是吧？”雅琴淡淡一笑。

田波的脸绯红，嘴里说道：“感谢你和我一样，仍然记住这句话。”

“那么，你真的还没结婚？”

“还用问，前几天给你的信不是暗示过。”

“前天收到千里之外的信，你今天就来了，真快！”

“意料之外？”

“是意外，也在意料之中，你常常是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嘛！”

“太感谢你了，谢谢你十分了解我。”田波暗想：世界这么大，知心有几人，只有你。

“现在看来，我过去并不很了解你。我只知道自己对不起你，唉！实在是对不起你……”

雅琴的眼眶有点湿润，眨了眨眼皮，随即又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这一瞬间，田波非常兴奋，简直有梦寐以求的收获。他和雅琴两年多的恋爱生活，除了见到她的微笑和听别人说她多次哭过，从没亲眼见过她发愁、发怒、悲伤、难过，一句话，没见过她动过真正的感情，今天他终于见到她内心感情

的流露。

“你年轻时说过，你爱灰色，衣服是灰色，床单是灰色，墙壁、桌布、鞋子、钢笔、信封也是灰色，我见到的也是如此。我多次请求你解释，你总是严守神秘。今天已时过境迁，穿了紫色风衣，很潇洒，你愿意解释吗？”田波恳求地说。

“还用解释吗？年轻姑娘心灰意冷，十个有十个都是爱情上失意。”

“你在爱情上还有失意？”田波惊奇地问。见雅琴点头，又问到：“这道二元方程式难题，今天解出了 x ，那么 y 呢，是谁使你失意？”

“自己。”

“自己？”田波更有点吃惊。想了一下又问：“那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自己失意？”

“唉，三哥！”雅琴恢复了对田波的爱称：“世上的事情很复杂，一言难尽，你就不要问了，同时我应当对你保守这个秘密。”

“四妹，你给我讲过你的和你家里的很多秘密，我要求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吧！”

“山尽出则不高，你就不能原谅我把一层薄雾裹一下自己吗？”

田波明白，雅琴愿讲的秘密，她会毫不遮掩地讲给他听，包括她母亲的见不得人的秘密，使他把雅琴视为知音而更爱她；雅琴不愿讲的事，你无论怎样恳求也是求不来的，譬如当年她为什么喜欢灰色。田波巧妙地改变了问的方式，说：“或许你是编造了个什么秘密，或许你认为灰色是一种

特殊的美。我从未见你悲伤过，你又是灰色的人生观，叫我不太相信。”

“当年我与一般姑娘有所不同，笑的脸，哭的心。是伤心过度了，为了安慰自己和安慰你，我才用淡淡的笑对待自己，对待生活。我妈就是这样的。她常常对我说，人生如梦，把一切都看淡些，认真了，水都会药人。”

“所以，你变得乐观了，黑头发上插了银白色的头饰，脚下也穿的是银白色的高跟皮鞋。”田波发自内心的赞扬她，她还是淡淡地笑。

树枝上，一对对鸟偎依着，鸟声清脆婉转，田波这时才感觉到，不知不觉中雅琴已同他紧紧地挨着，是相倚着漫步的，虽然两只手都很规矩，两条左腿和两条右腿却是十分协调地同步向前。她的左侧的体温和他右侧的体温也象他俩的谈话一样，自自然然地交流着。本来，他俩走进林荫时，出于尊敬雅琴和自尊心理，他同雅琴并肩而行是保持着距离的，现在是不谋而合，天衣无缝了。他正感到是天赐良缘，心里涌起无限温暖时，忽听雅琴说：“坐一会儿吧！”她指着旁边一块石头。

石头不大，恐怕只能坐一人。雅琴蹲下只坐了半边，留出的一半还须说吗，他毫无顾虑地坐了下去。

沉默，短暂的愉快的沉默，双方都在思索着什么。田波只有在梦里，常与雅琴如此坐在一起。过去他追求雅琴时是保持着距离的，现在他的心儿怦怦地跳着，两只手不住地颤抖。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自尊心颇强的田波只得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揉搓，问：“你的那位尊姓大名？”

“姓黎，名字嘛，不告诉你吧！”

“在哪里工作？”

“我们结婚后十多年，他都是待业。前些年才在摆百货摊。不怕你笑。是个体户。”

“可以到你家里看看吗？”

“如果那样好些，今天就不请你到这儿来了。”

“在哪里摆摊？我想在他不注意时看看。”

“我想，你不认识他好一些。”

“为什么？”

“互相都无印象，擦身而过都不会介意。”

“他不在家时可以到你家里看看吗？”

“我看，还是不去我家为好。”

“这又是为什么？”

“你自尊心强，如果我家比你富裕，会感伤的。我也知道你爱不爱说谎，万一在家里碰着他，你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那就有点麻烦了。他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很嫉妒，结婚后还问过我好多次。在我家，如果你有点紧张，我们三人都很尴尬。他很鬼，常常突然回家。过去，还在大街上跟踪过我。”

“奇怪，他怎么会那样呢？”

“他骂过我，也打过我，家庭裂痕一出现，有人关心我，也有人想钻空子，他不放心。”

“看来，你的家庭并不幸福。”

“怎么说呢，世界上真正幸福的家庭有多少？或穷困，或因富裕而扯皮。我家比起有的更不幸的家庭还算幸福的。现在，他毕竟舍不得同我离婚，我们的儿女也有了工作。”

“现在你愿同他——”

“我不想同他离婚。”雅琴闭着眼睛回答，象是不想把眼泪让人看见：“年过四十了，我看得更淡了。人生在世，未来的事都是意想不到的，三贫三富不到老，听其自然吧！笑对人生吧！”她已睁开两眼，嘴角微微一歪，想笑，没笑出来。

十九年前，她那两片活泼的嘴唇风趣地谈完什么，微微一笑，灵巧的嘴唇随即歪到酒窝边，异常的美。那时田波真想轻轻吻那两片薄薄的迷人的嘴唇，可是儿时的家庭教育使他根本不会那样。现在他看到两片嘴唇又歪到酒窝边，瓜子脸似笑非笑，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忧郁的美。他全身热血奔流着，想用火热的嘴唇去温暖那两片凄楚动人的嘴唇，又注意到雅琴正用眼睛余光留意着他。这眼的余波是女姓应有的警惕吗？还是意味着什么？唉！他千里迢迢到重庆来又为了什么？“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倾心的一吻，将是人生最美好的享受，他无力抑制自己了，脸颊不由得向雅琴倾斜，忽见雅琴突然站了起来：“看，人来了？”右前方，一对少男少女正挽着手走过。

“我儿大女成人，老都老了，我们离开这里吧！”她带着他出了林荫，望了一会儿天空，又说：“黄昏时候了，这里要关门，我们到市中区逛逛吧！”

“到市中区？要是他撞见了……”

“这个，你不要顾虑，放心落肠到你愿去的任何一条街逛逛。几百万人口的重庆，按排列组合有多大可能撞见他？即使见着了，他问，你随便编个自己的姓名，我随便说办一件事，我们便把他支开了。”

他俩在冠生园用晚餐，一餐28元。雅琴见田波开钱，并不争，只是道谢。走出冠生园，进了群林市场，雅琴以20倍28元买了一台录音机和几盒磁带，然后送给田波，说：“是特意为你买的，留作纪念。过去，你送我一台留声机，我至今留作纪念。可是，话说在前头，这次你不要再为我买什么东西；要买，我会生气的。”

“我就是想看看你生气。”田波似乎是第一次同她开玩笑。

分手后，田波走了几丈远，回头一望，雅琴还站在原处，目送着他。

二

田波回到振华公司驻渝办事处，同办事处的马晓英一起核对帐目，字里行间老是出现雅琴的笑容。晓英的速度是他的几倍，说道：“田叔，你算帐才慢呵！吴主任希望我们明天就核对清楚，说公司来电话，你返回公司越早越好。”

“我本来就不会算帐，”田波竟然也学会撒谎了：“既然公司派我来了，我要特别认真。快了，容易出错，多开点夜车吧！”

田波深夜才上床，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他很想快点睡着，在梦里重温和雅琴相会的幸福，该死的月下佬，偏偏不赐给他一个梦。夜，变得很闷热，快要下雨了。他忆起多年前的一个炎热的晚上，他和雅琴一起看电影。雅琴递过来一张香气凌人的手绢，他舍不得用以揩额上的汗，轻轻抚摸着手绢。雅琴又摇动着扇子，清凉的风掠过她的面颊轻拂着他的面颊和一颗跳动的心。如今，也许雅琴早已忘了，那次扇子扇动的风却在他的心里旋回了二十年。屋外下雨了，吹着

风，雨声滴答滴答响个不停。他闭上眼睛倾听着，又看到雅琴同他从草堂寺返成都途中，雅琴有备无患地撑起花伞遮在他头上。花伞太娇小，风雨太猛烈，花伞在四只手中推来推去，结果两个人都被淋得象落汤鸡一样。雅琴薄薄的灰衬衣紧贴在胸脯上，那对高高耸起的包子状的圆体蒸发出缕缕热气，牵动着田波的眼神。多么值得回味呵！那是二十年前天公作美描绘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写生画，可惜是昙花一现。在恍惚迷离中，他终于睡着了一会，可是一听到敲门声，他立即起床去开门。天已经亮了，一个女性的脸庞在晨光中笑盈盈的，是晓英。

这天，虽然田波的算盘上不时出现雅琴的幻影，但靠马晓英算帐精明能干和增加了一个会计，终于提前把帐目核对得清清楚楚。

“晓英，听说你有个姐姐在纺织厂，”田波在无第三者时问道。

“对，叫白缙云，不是亲姐姐。我们是拈香姊妹，好得赛过亲姐妹。”晓英心直口快，是出名的快嘴姑娘。

“那么，你认识周雅琴科长吗？”

“你认识他？”

“我的一个老同学认识她。他们多年没相见了，特托我到她那里拜望。你看，是去她家里好呢，还是去她厂里？”

“去家里吧，周科长待人和气、热情、挺会处事。不过她的那一位，对客人不冷不热的。”

“他叫什么名字？对人不好吗？”

“要看对谁，对年轻漂亮姑娘好得太过份。他姓黎，黎稀星，人们叫他黎喜新。他们夫妻为此很不和睦，缙云姐

讨厌这位姓黎的，只是她和周科长特别好，碍于情面才没揭露他的丑态。”晓英口气忽地一转：“哎，你看我谈了些什么，算了，不谈这些，过去的事了，没意思。”

快到下午4点，田波急于赶到纺织厂去。途中，转车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估计赶到厂里也下班了，于是无目的地在繁华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边走边思念着如何见到心上人。他有生以来从没如此慢的在大街上漫步，虽然明知在人涌如潮的大街上不会见到她，他还是费尽目力，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电车。

海里捞针，当然没有着落。夜里，他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反省着，想象着，无声地自语着，不住地叹息着——

为什么我在她面前总是显得幼稚、怯弱、老实？老实得竟象个傻瓜，聪明能干的女子，愿嫁一个傻瓜？唉，唉，再活几十年，活到一百岁，我这个人也是不成熟的啊！姓黎的得到她，可是说轻而取胜，因此并不珍惜得到的爱情，难免喜新厌旧。我日夜思念她，却求之不得，越得不到越思念。长期的思念中，她的音容笑貌赛过一切深深印在心坎上。她就是心，心就是她，可悲，我的身心各在一方。唉，前世一定是欠了她的风流债，今世使我无论如何忘她不掉，二十年的思慕之情不减当年。时间使鲜花凋谢，海枯石烂，但时间使孕育的形象更美，使人更钟情！心底的蜜汁好比那醇酒，封存越久越醉人。世上本不该生我，或者说不该生她，既然我们都来到人间，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命运之神呵，你为什么折磨人！但愿人死有来世，来世我比张生更痴情，愿她是一只鸳鸯。”

田波实在是不愿入睡，他又抚摸着她送给他的录音机，